

插图典藏本

三个火枪手

[法]大仲马 著

李玉民 译

(下)

大仲马之于小说，犹如
莫扎特之于音乐，已达艺术
的顶峰。过去、现在和将
来，都无人能超越大仲马的
小说和剧本。

——〔爱尔兰〕萧伯纳

策划编辑：史文良
责任编辑：吴超莉
微博搜索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添加“zghbcs”
电子邮箱：cph1985@126.com



上架建议：文学名著

ISBN 978-7-5146-1237-0



9 787514 612370 >

定价：58.00元（全2册）

三个火枪手

[法] 大仲马 著

李玉民 译

(下)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

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四个朋友带着四名跟班，来到卢森堡宫后边的一座围起来放羊的废弃园子。阿多斯给牧羊人一枚硬币，让他把羊群赶走。四名跟班负责放风。

不大工夫，一群不声不响的人走过来，进入同一座园子，与火枪手会合；按照海峡对岸的习惯，彼此作了介绍。

几个英国人出身都非常高贵，可是一听对方的名字十分古怪，不仅吃惊，而且还感到不安。

“你们虽然介绍了，”温特爵士等三名火枪手报完名字，便说道，“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是谁，我们总不能同这样名字的人决斗，这些是牧羊人的名字。”

“因此，正如您猜想的，爵士，这些是假名。”阿多斯说道。

“这就使我们更加渴望了解你们的真名实姓了。”英国人答道。

“您不知道我们的名字，也照样同我们赌博过嘛，”阿多斯说道，“您赢了我们两匹马，不就是证据吗？”

“不错，然而，我们那次仅仅拿钱冒险，而这一次却要拿生命冒险。赌钱跟什么人都可以，而决斗只能同地位相当的人。”

“这话也对。”阿多斯说道。接着，他从四个人中选了一个决斗对手，小声报了自己的名字。

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也照此办理。

“您看够格吗？”阿多斯问他的对手，“您觉得我的贵族头

衔，还配得上比剑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那个英国人颌首答道。

“那好，现在，能让我告诉您一件事吗？”阿多斯冷冷地又说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刚才您不要求我报出姓名，对您恐怕更好些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别人以为我死了，而我也有些理由不希望他们知道我还活着。这样，我就不得不杀了您，免得我的秘密泄露出去。”

那英国人瞧了瞧阿多斯，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哪知阿多斯毫无开玩笑的意思。

“先生们，”阿多斯同时对自己的伙伴和对手们说道，“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。”英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“那就接招儿吧。”阿多斯说道。

霎时间，八把剑在晚照中寒光闪闪，双方交手了，有国仇私怨的双重敌意，搏斗格外激烈。

阿多斯十分沉着，一招一式都很到位，就好像在剑术演习厅上似的。

波尔托斯经历了尚蒂伊的那场遭遇，显然改掉了过分自信的毛病，现在搏斗起来，招式极为细腻而谨慎了。

阿拉密斯要把自己诗的第三章写完，就像个大忙人，想赶紧把眼前的事儿打发掉。

阿多斯头一个刺死了对手，只一剑就结果性命，不过他已有言在先，因而一剑致命，刺穿了对手的心脏。

波尔托斯第二个取胜，刺中对手的大腿，把他撂倒在草地上。那个英国人当即不再抵抗了，缴械认输，于是波尔托斯就把

他抱回马车上。

阿拉密斯攻击十分凶猛，对方被逼得接连退了五十来步，最后在跟班们一片哄笑中逃命去了。

达达尼安这边，开头只招架不还手，等到对手显然疲惫了，他才发力，从侧面猛击一剑，就把对手的剑磕飞了。男爵一见武器脱了手，就急忙后退两三步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

达达尼安一个箭步蹿到跟前，用剑抵住他的喉咙。

“我可以杀死您，先生，”他对英国人说道，“您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中，不过，看在令姐的情分儿上，我饶您一命。”

达达尼安真是乐不可支，他实现了预定的计划，再想到发展的前景，脸上不禁绽出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微笑。

这个英国人见自己的对手是个性情极好的贵绅，不免喜出望外，上前一把搂住达达尼安，还百般称赞三名火枪手。波尔托斯已经把对手安放在马车上，阿拉密斯的对手也已逃之夭夭，大家只需考虑丧命的这一个了。

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还抱一线希望，也许剑伤不是致命的，便给那人脱衣裳检查，从他的腰带上忽然掉下一个钱袋，达达尼安拾起来，递给温特爵士。

“真见鬼，您让我拿这个干什么？”英国人说道。

“以后您还给他家里。”达达尼安说道。

“他的家庭哪儿在乎区区这点钱，人家继承的遗产年金的收入，就有一万五千路易金币！这口袋里的钱，就赏给你们的跟班吧。”

达达尼安将钱袋揣进兜里。

“现在，我的年轻朋友，希望您能允许我这样称呼您，”温特爵士说道，“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今天晚上，我就把您介绍给我

嫂子克拉丽斯夫人。因为，我也要让她好好接待您，而她在宫中走动得还算不错，也许日后她说一句话，对您不是一点儿用处没有的。”

达达尼安欢喜得红了脸，颌首同意。

这工夫，阿多斯已经凑到达达尼安身边。

“这袋钱您打算怎么处置？”他对着达达尼安的耳朵悄声问道。

“我就是打算交给您的呀，我亲爱的阿多斯。”

“给我？为什么给我呀？”

“还用问，是您杀了他，这是战利品。”

“我，继承一个敌人的钱！”阿多斯说道，“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”

“这是战争的惯例，”达达尼安说道，“那么当作决斗的惯例有何不可呢？”

“即使在战场，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干过。”阿多斯说道。

波尔托斯耸耸肩膀。阿拉密斯则努了努嘴，表示赞同阿多斯。

“那么，”达达尼安又说道，“咱们就照温特爵士的建议，把这些钱赏给跟班。”

“对，”阿多斯说道，“但这钱不是赏给我们的跟班，而是赏给英国人的跟班。”

阿多斯接过钱袋，扔到车夫的手中：

“给您和您的几个伙伴。”

一个身无分文的人，却有这种豪爽之举，也给波尔托斯很大的震动。而这种法国式的慷慨，由温特爵士和他的朋友传扬出去，到处都受到极大的赞誉。当然，只有格里莫、木斯克东、卜朗舍和巴赞这四位不以为然。

温特爵士在分手时，将他嫂子的住址告诉了达达尼安。她住在豪华街区，王宫广场六号。况且，温特爵士还主动提出来接他，好把他介绍给他嫂子。达达尼安约他晚上八点钟，在阿多斯的住所见面。

我们这位加斯科尼青年，脑子完全让这次引见给米莱狄的事给占据了。他未免回想迄今为止，那个女人以多么独特的方式干预了他的命运。他确信她是红衣主教的人，然而，他总感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，不可抵御地把他拖向那女人。他唯一担心的，就是怕米莱狄认出在默恩和多佛尔见过他。如果认出来，她就会知道他是德·特雷维尔先生的朋友，因而身心都属于国王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必然丧失一部分优势，因为双方都相互了解什么来路，他跟米莱狄就只好在对等的条件下较量了。至于她和德·瓦尔德伯爵开始的私情，我们这位自命不凡的青年倒不大在意，尽管那位伯爵年轻英俊，十分富有，又深得红衣主教的宠信。而我们这位年仅二十岁，尤其生于塔尔布的青年，也绝不是白给的。

达达尼安先回自己的住所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然后又去阿多斯那里，并且照老习惯，把事情向他和盘托出了。阿多斯听了他的打算，便摇了摇头，劝他多加小心，声调还带了几分辛酸。

“怎么！”他对达达尼安说道，“您刚刚失去一个女子，照您说是个善良可爱的完美女子，现在又去追另一个女人了。”

达达尼安感到责备得好。

“我爱博纳希厄太太用的是心，而爱米莱狄呢，用的却是脑子，”他说道，“我设法让人把我带到她府上，就是特意要弄清楚，她在宫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。”

“她扮演的角色，还用说嘛！根据您对我讲的这些情况，就不难推测。她就是红衣主教的密使，一个要诱您掉进陷阱的女

人，您的脑袋栽在里面就算完了。”

“活见鬼！我亲爱的阿多斯，我觉得，您把什么事情都看得一团漆黑。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有什么办法呀，我就是信不过女人！我吃过大亏，尤其信不过金发女人。您对我说过，米莱狄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吧？”

“她那头金发是世间最美的。”

“噢！我可怜的达达尼安。”阿多斯说了一句。

“听我说，我要弄个水落石出，一旦掌握我渴望了解的情况，我就离开她。”

“您就去弄个水落石出吧。”阿多斯冷冷地说道。

温特爵士准时来到，不过阿多斯及时得知消息，就躲进另一间屋里。因此，温特爵士只见到达达尼安一人，由于快到八点钟了，他就把年轻人带走了。

一辆华丽的大轿车等候在楼下，由于两匹骏马拉车，不大工夫就驶到王宫广场。

克拉丽斯夫人郑重地接待了达达尼安。她的府邸特别豪华，尽管由于战事，大部分英国人已经离开，或者即将离开法国，米莱狄新近仍然拿出一笔钱修缮住宅。这表明遣返英国人的通行措施，对她毫无妨碍。

“您瞧，”温特爵士将达达尼安介绍给她嫂子，说道，“这位年轻的贵绅，手里曾经掌握我的性命，尽管我是英国人，又侮辱了他，我们仇敌上加仇敌，他还是手下留情，丝毫不想乘势把事情做绝。夫人，您若是对我还有点感情的话，就向他表示感谢吧。”

米莱狄眉头微微一皱，额上掠过一片难以察觉的云影，嘴角随即又泛起十分怪异的微笑。年轻人见这瞬息三变的表情，不由

得打了个寒战。

那位兄弟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他早已转身去逗弄米莱狄宠爱的猴子，是被猴子扯衣襟拉过去的。

“欢迎光临，先生，”米莱狄说道，她那独特的甜美声音，同达达尼安刚才捕捉到的不悦神色极不相称，“今天您得享有我终生感激的权利。”

这时，温特爵士转过身来，一个细节也不落地叙述了白天那场决斗。米莱狄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虽然她极力掩饰自己的反应，别人还是不难看出她根本就不爱听这件事。血液升腾到她脸上，两只纤足也在裙子下面躁动。

温特爵士却丝毫没有注意到。他讲完了，便走到一张桌子跟前，桌上的盘子里摆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。他斟满两杯酒，举杯招呼达达尼安一起喝。

达达尼安懂得，拒绝同一个英国人干杯，是一种极大的冒犯，于是他走过去，从桌子上拿起第二只酒杯。然而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观察米莱狄，刚才从镜子里见到她脸上的变化，现在她以为无人瞧见，就狠狠地撕咬自己的手帕，脸上露出一种近乎残忍的表情。

达达尼安曾经注意到的那个俊俏的小使女，这时走进来，她用英语对温特爵士讲了几句话。温特爵士立刻说有急事，请达达尼安允许他离开一下，并且让他嫂子代他求得原谅。

达达尼安同温特爵士握手之后，又回到米莱狄的身边。她的神情变化快得惊人，又恢复了热诚之态，只是手帕上留下几个小红斑点，表明她曾咬破嘴唇出了血。

她的嘴唇十分美艳，赛似珊瑚。

交谈变得很活跃了，米莱狄似乎完全恢复了常态。她说温特爵士只是她的小叔子，而不是亲兄弟。她嫁给了这个家族的旁

支，现在带着一个孩子守寡。如果温特爵士终生不结婚，这孩子就是他的唯一继承人。达达尼安听了这些话，就觉得还有一层幕布掩盖着什么隐私，但幕布下面究竟有什么还不得而知。

而且，交谈了半个小时之后，达达尼安确信米莱狄是他的同胞。她讲的法语纯正优美，毫无疑问是法国人。

达达尼安讲了一大套献殷勤的话，保证忠心耿耿地效劳。这种无聊的废话，每从达达尼安嘴里冒出一句，米莱狄就报以亲切的微笑。该走了，达达尼安向米莱狄告辞走出客厅，成了天下最幸福的男人。

他下楼时碰见那个俊俏的使女，她擦肩而过时拂了他一下，便满脸通红请他原谅，声音十分甜美。达达尼安当即说没关系。

次日，达达尼安又来拜访，他受到比头一天更热情的接待。温特爵士不在府上，这次是米莱狄陪了他一个晚上。米莱狄似乎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兴趣，问他是什么地方人，有什么朋友，有时是否也想投靠红衣主教先生。

大家知道，达达尼安虽是个二十岁的青年，行事却极为谨慎，他不得不想起自己对米莱狄的种种怀疑。他在她面前大肆颂扬法座，说他当初如果结识德·卡伏瓦先生那种人，而不是认识德·特雷维尔先生，那他定然加入红衣主教的卫队，就不会去当禁军卫士了。

米莱狄若不经意地改变了话题，完全随便地问他是否去过英国。

达达尼安回答说，他奉德·特雷维尔先生之命，去英国采办军马，还带回了四匹样马。

在谈话中间，米莱狄咬了两三次嘴唇，她与之打交道的是个城市府很深的加斯科尼人。

达达尼安还是跟头一天同样的时刻告辞，他在走廊里又遇见

美丽的凯蒂——这是那使女的名字。凯蒂看见他时，那种亲近的表情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，达达尼安的心思全放在女主人身上，他绝不会去注意使女的种种表示。

第三天和第四天，达达尼安照样去拜访米莱狄，而每天晚上，米莱狄接待他也日益亲热。

同样，每天晚上，或者在前厅，或者在走廊，或者在楼梯上，达达尼安也总能遇见俊俏的使女。

可是，正如前面所说，可怜的凯蒂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表示，却根本没有引起达达尼安的关注。

第三十二章 讼师爷的午餐

在那场决斗中，波尔托斯扮演了一个十分出彩的角色，不过，他并没有忘记讼师爷太太请他吃饭的事。次日中午将近一点钟，他还让木斯克东最后刷刷衣服，然后前往狗熊街，那神气就好像人逢双喜。

他的心怦怦直跳，但不像达达尼安，那是年轻人因急切的爱情而心跳。不一样，激荡他的热血的，是一种更加物质化的利益。他终于要跨进那道神秘的门槛，登上那座陌生的楼梯，那是科克纳尔先生用一枚枚古老的埃居搭建的楼梯。

那个大钱柜，他梦见过多少次，现在就要在现实中看到了；那钱柜又长又深，装着门栓，上了铁锁，牢牢地嵌进地面。那个大钱柜，他经常听人提起，而现在，讼师爷太太就要用稍显干瘦、尚有姿色的双手，将柜门打开，让他的目光赞叹不已。

再说，他在大地上是个漂泊不定的人，没有财产，也没有家庭；他又是个大兵，在客店、饭馆、低级酒馆和小客栈混惯了日子。他这个美食家，大部分时间只好遇到什么吃什么，而现在，他要去尝一尝家庭餐饭了，去体验一下家庭的温馨了，去接受那种小体贴，而且据那些老兵油子说，人的境况越艰难困苦，就越喜爱那类小体贴。

以表弟的身份，每天能吃上好饭菜，让肌肤枯黄、满是皱纹的老讼师舒展眉头；再向年轻的文书传授打纸牌、掷骰子最巧妙的手法，赚点儿酬金；上一堂课换取他们一个月的积蓄，想到这

些，波尔托斯真是喜不自胜。

这名火枪手又清楚地回想起关于诉讼代理人的道听途说，那种恶言恶语，从那个时期就广为流传，还传到后世，说他们视钱如命，雁过拔毛，天天过斋戒的日子，等等。然而，除了几件事情，波尔托斯认为过分节省之外，他倒觉得这位讼师爷太太在钱上面手相当松，当然这仅就一位讼师的妻子而言，总之，他期望踏入一座豪宅。

不料，走到门口，波尔托斯不免产生疑虑，这门脸实在吸引不了人。侧翼黑黢黢的，恶臭刺鼻；楼梯上光线微弱，仅仅从邻院透过铁窗栏射进一点阳光；二楼有一扇矮门，门上布满大铆钉，犹如大夏特莱监狱的大门。

波尔托斯用手指敲了敲门。过来开门的是一名高个子的文书，他脸色苍白，蓬乱的头发像原始森林。这名文书见来人身材魁伟，便知其孔武有力；见他身着军装便知其身份；见他满面红光便知其生活优越；因此，他显出不得已而对来人以礼相待的样子。

他身后还站着一名个子略矮的文书，第二个身后又站一名个子稍高的文书，一名十二岁的小跑腿则站在最后。

总共三个半文书。这在当时表明，这家事务所业务很红火。

火枪手要在一点钟才能到来，可是从中午起，讼师爷太太就守望了，她信得过情夫的那颗心，也许还有他那副肠胃，可以期待他提前到达。

因此，客人上了楼梯刚进门，几乎同时，科克纳尔太太就从里屋出来了。这位可敬的夫人一出现，就使他摆脱了极其尴尬的处境。当时，几名文书的好奇眼睛都盯住他，而他面对这些个头儿参差不齐的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瞠目结舌始终没有讲话。

“这位是我的表弟，”讼师爷太太高声宣布，“请进，请进，

波尔托斯先生。”

波尔托斯这名字产生了效果，几名文书都笑起来。不过，波尔托斯回头一瞧，他们的脸立刻又都恢复了严肃的神态。

他们穿过了文书所在的前厅，又穿过了文书本应留在职守的工作间，来到讼师的办公室。位于最里面的这个办公室黑乎乎，间量较大，堆放了许多案卷。从工作间出来，右首是厨房，他们走进左首的客厅。

所有这些房间都相通，没有给波尔托斯留下一点儿好印象。所有房门都敞着，说话的声音远远就听得到。而且，他也顺便扫了厨房一眼，想探探情况，却不见什么动静，在这美食的圣殿里，并没有准备盛宴所通常呈现的那种炉火通红、一片繁忙的景象，他不禁感到极大的遗憾，就连讼师爷太太也无地自容。

毫无疑问，老讼师事先已得知这次拜访，他见波尔托斯神态相当自若地走上前，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时，并无惊异之色。

“我们好像是表亲关系吧，波尔托斯先生？”老讼师用臂力从藤椅上撑起身子说道。

这老头儿穿一件肥大的黑上衣，瘦小的身体完全隐没在里面，但是看样子很精干，一双灰色小眼睛射出宝石般的光泽，同那张做怪样的嘴一起，在他脸上构成了唯一尚存生气的部分。不幸的是，他那副骨头架子下面的两条腿开始不听使唤了。近五六个月，他的身体越发明显地垮下来，而这位可敬的老讼师差不多变成他妻子的奴隶了。

这位表亲被接受，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科克纳尔先生如果腿脚利落，就可能根本不承认同波尔托斯先生有什么亲戚关系了。

“对，先生，我们是表兄弟。”波尔托斯应声说道，他显得从容不迫，况且他也从未指望受到科克纳尔先生的热情款待。

“是从女方说的吧，我想？”老讼师狡黠地说道。

波尔托斯根本没有理解这种嘲讽之意，而当成一句天真的话，他抖动着大胡子哈哈大笑。科克纳尔太太深知，天真的讼师是他这一族中的稀货，因此她只微微一笑，脸却红得很厉害。

波尔托斯一到来，科克纳尔先生便不安地望望他那橡木办公桌对面的一口大柜子。波尔托斯当即明白，那口大柜子虽然不符合他梦中所见，但八成是充满财气的钱柜。他不禁喜出望外，现实的钱柜比他梦见的高出六尺。

科克纳尔先生不再追问亲戚关系了，他那不安的目光又从大柜子移到波尔托斯身上，随便说道：

“我们这位表弟先生开赴战场之前，会赏光同我们吃一顿饭，对不对呀，科克纳尔太太？”

这一次，波尔托斯感到重重一击，正中胃上，就连科克纳尔太太也不会感觉不到，只听她接口说道：

“我的表弟，如果觉出我们待他不好，是不会再登门的。不过，如果情况相反，那么他在巴黎逗留的时间极短，也就没有多少时间来看我们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不请他在动身之前，把他所能支配的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我们。”

“噢！我这腿呀，我这可怜的两条腿！你们究竟怎么啦？”科克纳尔喃喃说道。他还勉颜微微一笑。

波尔托斯的美食希望正遭重创之时，这种声援来得正好，这位火枪手非常感激讼师爷太太。

很快就到吃饭时间了。大家都去餐室，那是厨房对面的一间大黑屋子。

几名文书早已闻到屋里不寻常的香味，都像军人一样，各自搬着凳子准时到来，随时准备坐下。还未开饭，就看见他们下腭蠕动，那架势实在骇人。

“老天啊！”波尔托斯瞥了一眼三个饿鬼，心中暗道，只有三名文书，因为小跑腿还上不了正式的台面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“老天啊！我若是我这位表姐夫，绝不会留用这样贪吃的人。他们活似海上遇难者，有六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。”

科克纳尔先生坐着轮椅，由科克纳尔太太推进来了；波尔托斯也赶忙上前帮把手，将轮椅一直推到餐桌前。

科克纳尔先生一进餐室，也像他那些文书一样，鼻子和下腭全动起来。

“喏！喏！”他说道，“这汤真吊人胃口！”

“见鬼！他们从这汤里闻出什么特别的味道了？”波尔托斯心想，“就是一盆白汤嘛，满倒是很满，可是不见一点儿油星儿，上面漂着几块面包皮，好似孤零零的岛屿。”

科克纳尔太太微微一笑，她打了个手势，所有人都急忙坐下。

首先给科克纳尔先生盛汤，接着给波尔托斯，然后科克纳尔太太也给自己的盘子盛满了，她再把汤盛干了剩下的面包皮分给了饥不可待的文书。

这时，餐室的门吱呀一声自己打开了，波尔托斯从门缝儿瞧见，宴席没他份儿的那名小文书，正在厨房和餐室两边香味的夹击中啃干面包呢。

喝过汤，女用人又端上来一只清炖母鸡——这道佳肴，引得在座的人眼珠子都要把眼皮涨破了。

“看来您很喜爱娘家人啊，科克纳尔太太，”老讼师说着，几乎凄然一笑，“您这肯定是特意款待您的表弟。”

这只可怜的老母鸡瘦得皮包骨，而骨头无论怎么往外支，也始终穿不透疙里疙瘩的老皮。它躲在鸡窝架上等待老死，一定找了好久才找见它。